五研齋文鈔

五硯齋文鈔卷五

仁和　沈赤然　韞山

秋蛩賦

唯區區之朽葦感陰氣而爲蟲或潛身乎石隙或趯趯乎莎叢自固遜黑雌轉勝雄乘綠草之未萎爭弄翅乎秋風當夫暑退廻塘涼生碧野一聲兩聲兮塍邊乍疎乍急兮林下穴蓬顆之荒墳鬧無人之古社既入夜而彌淸似臨風而獨寫既而漸移庭宇相伴黃昏一樽在手孤燈掩門此吟彼息將往還喧荅哀鴻之遙唳驚嬾婦之夢魂徒幽咽以達旦訴愁怨與誰論其或急雨鳴階淒風撼戶夜氣寒而侵身檐溜濺而濕羽其聲益繁其鳴愈苦何簫管之

可方入琴絲而難譜病夫之愁腸九廻嫠婦之啼痕交午況乃停橈古岸息轡郵亭吟邊月黑咽處燐青擁孤衾而撫寐傾濁酒而仍醒悵日月兮易邁悔漂離兮幾聽斯固羈人之所掩耳游子之所惡聆若夫捉去金籠伴他珊枕居錦帳而常鳴竊玉人之甘寢洵茲蟲之遭逢又何憂乎淒凛又若鬬來高架注築黃金將軍無價月額難尋賭戰勝而志得見敗衂而涕零斯又交相依以爲命曾何聲之足以感其心乎乃爲之歌曰唧唧兮鳴秋秋老兮未休家家兮燈月知誰樂兮誰愁又歌曰因寒兮附人與汝乎何親霜雪兮將至吾柰何兮爾身

孟子論

世之議孟子者勤曰其主尚在奈何以王天下說齊梁此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夫戰國之時何時乎其君既莫不僭號帝莫不有肆然自帝之心顧置區區之周若不錯意者特勢不敢先發耳彼其心豈一日能忘情於九鼎哉孟子生策士傾危之日獨孑孑焉抱仁義之道以游於諸侯計已左矣使更先責其君曰去而僭號守而臣節是猶求扇而進之以爐思南而載之以北安往其不削迹乎故必先鹽之以王天下誘之以王天下之易如反手使其悅而從我也則庶幾王政行王政行則倒懸解天下歸之如水趨下然後又諷之以文王事殷之德待集大命於厥躬度無不從者或周天子自顧德薄歉然爲堯舜之禪辭之不獲

攝袂而踐其位固與後世之以簒爲讓者異矣則必封周之後比於朱均作賓王家傳之無極豈不遠勝他日之稽首秦廷欲守其三十六邑而不可得者乎或又曰輔齊梁使王奈何不輔周使中興此亦似是而非之言也夫湯之起也以七十里不如湯者不能矣文王之起也以百里不如文王者不能矣況其地則彈丸其君則顯赧猶飢寒之人而復患膏肓之疾雖俞跗亦安所施其技乎昔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孟子之欲王齊梁即仲尼欲往佛肹之意也後之人不明乎時勢不察聖賢委曲救世之苦心徒執其膚淺之見以相訾病宜乎其饒舌而不已也

盧蒲姜論

嘗讀左傳至盧蒲姜事喟然歎曰天殆生此女以滅慶氏耶既而思之姜何仇於其父而必欲死之耶設止之而竟不出豈非欲死之而轉生之耶既不死則必誅相與圖之者又將何以脫其夫耶然則奈何為是謀也恍然曰殆欲全其父并全其夫不得已而為此云云耶於何見之癸何之陰謀非一日矣姜豈能無疑度問之必不實告也於是餂之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既得其情矣又不敢私洩於其父於是又紿之曰夫子愎莫之止必不出我請止之夫人情於他事或愎也豈有鬪人將圖已而不信者乎於他人或愎也豈有其女告之而亦不信者乎此必無之事

也信之將不出則奚何之謀不得發吾父全矣不得發則必懼事洩而出齊吾夫亦全矣夫人至圖殺其父事至密也能使之告我而不隱且使知我明告父而不疑亦計之至奇者也知之而不忍不告以全其父告之而不顯言謀者之主名并以全其夫亦義之兼盡者也以至奇之計行兼盡之義而卒不免蒙極惡大罪之名於天下後世者盡告之而不出姜所料也告之而竟出姜所不及料也況觀優穉甲尤非意計之所預及者乎然則慶舍之死實由自取其非姜之謀也明甚吾豈好爲異說哉亦揆之於天理人情之所必無者而已矣

漢高帝不易太子論

庸主之惑也終身不解而明主則蔽於一時故救其失也甚易人苐見其憣然一旦輒以回天之力歸功於其臣是不知其君者也今夫輕雲之掩日也日亦藏其曜然不能使光華之無穿漏焉得微風助之則雲過益速故救明主之失者猶驅輕雲之微風也使連氛積陰方酸然而欲雨又豈此調調刁刁者能使之廓然開霽哉昔漢高帝嘗欲廢太子而立如意不可謂非惑矣當是時咸謂非張良謀致四皓太子必不免余以為彼四皓者適逢其會者也夫帝不嘗使太子征黥布乎呂后一泣而上卽自行子房臥病而彊以輔太子蓋帝於是時已無易太子之意矣迨擊布還疾甚而愈欲易太子非得已也明知其不可而重違

戚氏意也既許叔孫通而猶欲易之亦非得已也欲違戚氏意而患無說以謝之也已而適見所謂四人者侍太子於是始假羽翼已成不可動搖之言以永絶戚氏念嗚呼帝之悟也固已非一日矣或曰何子之好爲議論也呂后與帝攻苦食啖間關戎馬間以共取天下帝又甚賴之至欲廢其子不能出一言以相爭徒見其惑之甚而已顧以爲悟乎曰欲廢其子者必先廢其母故申后黜而伯服立矣帝果決計立如意則當先幽呂后於永巷并誅産祿樊噲之徒然後趙王得萬全無患乃未嘗出此焉則其終無廢太子之意益可見矣不然者以帝之暴抗自用而又溺於其所嬖呂后不能爭大臣不能止徒以四老人故卽割

其甚愛之毋子以爲身後無窮之憂匹夫不肯也況天子乎吾故曰彼四皓者適逢其會者也

袁盎論

鼂錯之誅由於爰盎天下莫不哀錯之忠而恨盎之奸然尚謂盎之非得已也當是時盎不殺錯錯必先殺盎夫慮其身而不一圖國小人之恒情皆然耳姑不具論更論盎他事孝文時周勃爲丞相會朝罷趨出意得甚帝又常目送之此不可謂臣無禮於其君君過寵於其臣也盎乃廷毀之曰丞相如有驕主色帝不知其爲忮也因是見勃色益莊後有人告勃反帝將竟其獄賴太后言事白得釋盎又陰探上旨知無殺勃意亦言其無罪除前怨且市恩也

夫帝常以勃爲社稷臣矣則相信非一日乃一旦因人告變即不復加察豈非因盎前者之言先有以中之乎淮南厲王謀反事覺徙蜀道死非不幸也盎既恐帝以有殺弟名又請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帝雖不從然諸縣之坐傳送不發封餽侍而棄市者已不可勝數矣及見帝傷悼輟食又詭陳高世之行以媚之俟其意解即請封淮南三子吾不知盎於一叛藩也何德而於丞相御史諸傳送者果何仇乎豈厲王之金固已先吳濞而受之者耶夫文帝之於盎幾無言不從矣顧導之以猜疑大臣教之以殺戮無罪悞之以姑息長亂爲異時朝廷之憂眞奸人之雄而小人之尤者也其不得終也宜哉人第見其諫愼夫人趙談

二事因以重名歸之不知盎之所以結主知者特藉有此耳非此則主知不結主知不結則一切陰賊險很之說格而不得逞語所謂懸牛頭而市馬肉者正盎之謂也當時能摧挫盎者獨有一申屠嘉惜終爲其所愚待之以上客盎自是益無忌矣司馬遷猶以仁心爲質稱之抑何謬之甚歟

黷貨論

夫小人之在上位也非黷貨無以恣其聲色輿馬居處服玩之好人皆知之矣非黷貨無厭又無以爲子孫數世靡衣媮食之計人亦知之矣及其入無算其積不貲雖子孫數十世用之不盡宜可以少止矣而其無厭也如故則人

末之知也徒見其身敗名喪即一絲一粟之藏皆籍於有司羣相與揶揄而笑罵之曰癡奴癡奴嗚呼彼其心豈欲如是哉蓋有撓之使不得遽止者在也何言之方小人之始竊柄也裁竅而張橐唯患其入之不多多矣唯患其入之不數故其所以威之福之者亦各如其多少疏數之分等殺之而不爽人於是不得不爭走其門不得不竭力求饜其所欲其或未能則反側終夜唯恐其禍之將及蓋氣燄足以懾之也如是者旣有年小人之耆已窮矣欲已極矣子孫數十世之計亦已周且悉矣窖藏複壁頗自厭其所爲柰向之所謂多且數者固依然在門也於是戒閽者稍稍卻之而其人見拒輒大怖必一請再請至五六猶未

已又厚賂閽者從而善為之辭初以怒繼以憐不得已如泥沙納之亦漫不復嘗省然後天下之財盡入一家如尾閭之洩海水焉而死期亦旋踵至矣吾故曰有撓之使不得遽止者此也然則柰何不堅拒之曰人不彼信也不見夫獵酒食者乎恃其狙詐氣力以饞饕於閭里小忤意輒碎案毀器具而去及其既厭醲鮮將求適乎蔬水彼嘗所供飲食者不得不仍以肥𪎊美醞進何也恐其故態之復作也既恐故態之復作其肯不強之飲啖而遽徹具以退乎語曰多藏必厚亡又曰逃死非逃富也今欲為一人身家子孫之計使人人盡舍其身家子孫而不顧誠天道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及卽能末路知止亦未有不敗者也

而況乎其不能耶

李桐軒刺史六十壽序 代作

嘗近覽閭閻遠觀山澤往往遇厖眉兒齒之倫或曳杖而逍遙或含哺而鼓腹豈非
聖天子太和之所烝而昇平之瑞應乎況士大夫抱和平之德展幹濟之才以憂職愛民爲心以持祿養交爲恥則壽考在位尤可以理信者若桐軒李公卽其人歟公初習舉子業以咿唔佔畢不足展所韞遂棄去游諸侯幕府直隸制使周公奇其才薦之得敘名仕籍初爲管河丞丞之職勤增培慎濬塞而已公明於計算凡有築作費省而工獨完或宅郡縣有城垣隄堰之役來諮訪公公亦樂爲之

告手指口授不失銖累此固不足盡公之能亦可以見公之一斑矣既而爲正定令正定當九省之衝軺使往來轂齺蹄躪郭外卽滹沱河夏秋閒輒溢涌爲患公下車日適河水陡漲驚波駭水智匌城下不浸者三版公竭力扞禦洒泣籲天爲民請命一夕而洪流縮退相慶更生雖聖天子之懷柔使然苟非公之至誠所格能若是之響應乎在正定數年於庶獄多所平反除蕿奸積蠹不痛斷根株不止而於祲歲之賑力役之征益體國家軫䘏元元之意不敢令一夫有怨咨蓋其憂職愛民之心未嘗一日肯去諸懷也尋擢知開州臨發正定之民扶老提稚遮道而留者萬計其於開州也亦然及爲冀州

州之屬縣五地與兖豫接厖雜不淳最號難治公寓控馭於不動聲色之中數月之間刑德並流俗乃一變公旣裕於才凡

鑾輅時巡灑掃有役王師迅發供頓有需無不使公勷之是以襜帷在道幾無虛月然當其息駕衙齋則一州五縣之事輒電掃無遺抑何其綽綽乎有餘裕也往者予奉

命校士其地覽其風俗則士謹而民愿觀其化理則政簡而刑清旣與晉接則藹然若夏雲之靜益歎其才之能根於德固非屑屑以幹局稱者之所得同日語矣今年公壽六十其州之士大夫走京師乞余一言余曰今

天子逾古稀之年猶日綜理庶務自強不息公得仕

聖朝宣勞大郡幸尚未篤老當勤於爲政以其成國家無疆之休則由此爲霖雨爲屏藩必更有與年俱進者其郎持此言以爲公壽可也

提耳錄序

吾家自高祖以下四世皆一身至吾始有四子顧行負神明致汝兄顯二十三歲而夭汝弟頎九歲而夭今惟汝及幼弟碩在耳吾今年已五十有七矣汝年僅十四又嬉戲無度讀書恒不足於程課貧窶之紹恐非汝所能也故及吾在時爲雜訓數十條示汝名之曰提耳錄語淺而易曉事備而易循可以立身可以治家可以繼先志以視黃金良產之遺其孰多乎曩曾爲汝兄顯作雜言一百則其義

尤詳盡今具在也誠兼取而遵行之亦庶乎可寡於罪戾矣

龔氏宗譜序

嘗怪今人之為異姓後者稍自樹立輒及身復其所生之姓或繫所後姓於本姓之下若二名然至其子遂并去之於是所後之鬼乃餒夫以謂他人父謂他人毋為嫌也則固已父之母之矣以異姓不當為人後也則固已長之育之矣始依之而終背之揆其心豈不以蠶蠋非奔蜂所可化鵠卵非越雞所能伏哉嗚呼忍矣仁和龔氏其先世居吳江後有名紹寅者出嗣錢塘胡翁遂冒其姓後胡翁生子寅畜曰吾柰何不還吾宗耶已而所生子殤又歎曰吾

柰何忍絶人祀耶卒不去且誡其後人曰爾曹當世世俎豆胡氏世世兩姓不得通婚姻嗚呼若此者可謂仁不忘祖而義不背恩者矣今胡氏子姓繁衍衣冠代有其復龔姓者成先人思還本宗之志也其仍胡姓者守先人不絶人祀之誡也奚必復之爲是而仍之爲非乎家故有譜牒先世名姓多闕略胡君埜重爲敘次視舊稍詳矣孰復龔氏孰仍胡氏各書於其名之下蓋於異示同焉又庀材爲祠祠中以正室奉龔氏之先而奉胡翁主於別室春秋獻食卽以紹實配之又於同示異焉異而不爲疏同而不可混其殆亾於禮者之禮歟夫善繼述之謂孝今埜爲紹實六世孫累葉而後猶恪守其祖訓聯比二姓若是之委曲

而周至視世之稍自樹立卽棄所養家如唾溺者其居心
爲何如哉故樂爲之序雖蒙以禮許人之譏亦不辭也

廣放生錄序

客有問戒殺生與放生斯二者功孰多余曰戒殺生者以
此腹爲庸園而已其惠於物也少放生者一日之閒或活
數命或活數十百命月積歲累不可計量其爲澤也大矣
客曰戒殺生者或不能放生放生者或不能戒殺斯二者
宜何從余曰毋寧放生夫食味別聲被色賢愚之性同人
苟非說食如膏肓則一歲中不過父母羞膳之奉祭祀賓
客之需其用物可約略計也誠能所生之數倍蓰於所殺
則功大而罪小卽有輪迴報復之說顧不足以自贖乎客

又曰昔賢之著論垂誡者多矣世卒莫之從今高君秋崖又廣其說復附以釋疑五觀諸條直欲舉世相率不敢食一蝸一蠃無乃強人以所難歟余曰必如是彼焚酣殘忍之徒方怵然知懼也懼則縱不能改必稍稍節之夫天下口腹之人多而儉於自奉者少使一人日少戕一物卽一物生矣千人百人日各少戕一物卽千物百物生矣況因是而充其不忍之心戒殺者亦勉於放生放生者亦漸能戒殺則高君之論適所以化人於不自覺安在其強之以所難耶客旣退高君聞之曰是吾心也請卽以此言題其書之端

荅友詢老人王世芳始末書

辱書以僕在京師曾見王老人世芳欲悉其狀謹粗述大略以廣足下異聞僕於五月杪始抵都門館大司馬陸公第值公生辰張宴閽者持銜名入公視之大喜曰壽星至矣衆叩故曰此臨海教諭王某浙江撫臣奏請令祝

皇帝聖壽來也亟起延入見王長身寡鬚黑髮趨蹌便利如少年應對洪亮即南面別設專席王更不謙讓飲啖尤健酒中公前席詢所以致壽之由王曰某二十許時讀書天台山中一日有樵者來乞水指甕令自取樵者飲其半而以半飲某某怪其無禮覆之其人歎息而出出門即不見始覺其異因還舐杯中餘瀝有異香自是不知飢者旬日既而讀書不成竄迹行伍適耿逆跳梁某時亦從征屢

摽鋒鏑不死瘢痕固在也寇平以他事除籍時年已五十餘復溫習故業年六十始游庠又十餘年食餼又廿年貢名太學又十年秉鐸臨海今百十有二歲矣回憶少年如昨日事也因袒示胸背果有瘢痕大小十餘且指之曰此鎗傷此刃傷此箭傷也指畢大笑眉宇間尚奕奕露英氣當是時座間凡數十人老者率不滿七十皆頹唐不振少壯者亦時復傫然獨老人如喬松古柏挺然雲表還顧此身眞如腐草矣明日特往謁之因扣以養生之術王曰熊經鳥申納新吐故吾無一焉唯寡嗜慾節飲食少思慮雖老生常談然裨益正復不少又訊其妻君子曰山荆與吾同庚先歿已廿餘年有二子皆年未及八十亾今侍北行

者惟一孫耳隨呼見其孫亦皤然一老叟矣會有他客入遂趨出自後凡三訪之皆不遇及八月祝

萬壽

上召見大喜優禮有加賜國子司業銜致仕今其人歸矣僕恨未能從之游吾杭去天台不遠足下何不竟往謁之從容朝夕不差勝於紙上之傳聞乎果有所得亦當見報也

復余竹泉書

僕以他事稽滯會城不得還縣書至知爲任某傷漸平復欲寬劉二謀殺之罪僕擬遣戍此固仁人長者之用心也然僕則有說焉夫同一殺人律之所以重謀故輕鬭毆者

一有心一無心也謀卽不死死而其罪仍不末減者致之死而不死非其心之所料也今劉二以攘雞不得憎其主人遂與在逃之王某共謀殺任於野以洩前忿既刀斫其項矣唯恐不死又縛之樹上割去其外腎且投其尸於道傍水中當是時劉二意中豈復有一毫生之之念耶幸水不甚深絕而復息適里正過聞其呻吟聲集衆拯救報官往驗會吾有良藥厚塗其創處又遣醫灌以湯劑三日後始漸進粥糜劉二亦追捕入獄今已兩月矣瘡痂既結唯行步小艱或可無虞此在任某意中萬不料其能更生至今也況劉二乎且任某年僅三十餘外腎既去生育永絕是劉二不惟殺其身且殺其子若孫矣擬之大辟尚覺罪浮

於刑柰何欲以遣戍了之耶僕於獄事素不爲深刻苟情有一綫可原必委曲求其生路此亦足下之所知也若劉二者亦必虧國法以貸之何異見虺蝮而不除縱虎狼於檻阱乎唯冀依律定擬率復不宣

慰范讓水失火書

赤然頓首致書讓水足下昔進士王參元失火柳子厚與之書不以弔而以賀論則翔矣無乃似以不入耳之談強相勸勉歟今僕之於足下賀固無因弔亦不必姑以目前之事爲足下雜陳而解之其或不至掩耳而疾走也嘗謂水火之災皆有數存君子免小人不免數也惡人免善人不免亦數也善人君子不免何損乎其爲善人君子惡人

小人幸免無失其爲惡人小人史冊之所載故老之傳聞誠有未能更僕數者往者大內乾清宮災累朝法物幾失其半夫以

純皇帝之聖德神靈之呵護百官衞士之出死力相救猶不能使炎炎者指顧而熄之豈祝融回祿之敢肆其虐哉亦以數之所定卽造物不得而主帝王不得而避也況下此者乎今足下之居半燬於火矣家具籠篋之物所存者僅十之三四經生垂老遭逢若此誠不能無憂然同時被禍者幾一千家率皆無尺椽片瓦之留其窮者甚至親故無可依饔飧不能給以視足下孰幸孰不幸乎比惠書又以不德自咎此固君子遇災而懼之意也然如足下之立

身修行好義不倦人皆知之由此而益加勉焉可矣若必謂是實不德致之豈遭此厄者竟無一君子善人乎不寧唯是方今秦蜀之間流賊未靖凡所過處輒肆焚殺又去秋金華數郡大水猝至漂沒萬家盡爲魚鱉豈其人皆稔惡天故假手於盜賊之刃陽侯之波以行其誅耶由斯以談凡人窮通殀壽得喪夷險之故莫非數爲之主足下之燬於火數也燬於火而尚不至蕩焉泯焉亦數也君子唯修德以俟數不因免而爲幸不因不免爲不幸亦安往而不適也且人生之不幸孰有甚於喪子者乎孰有甚於老年而喪其賢子者乎然往時足下遭冢嗣之變初非不悲慟欲絕也而其後卒不聞有喪明之譏入山飼虎之可笑

讀書賦詩脩然如故不可謂不達矣若夫家具之闕焉不周室宇之綢繆有待自我失之安知不可自我復之夫達於大而不達於細甚爲足下不取也敢布其說唯覽而察焉不宣

荅吳穀人論文書

比示論文一書知足下稍厭駢體憣然致力於秦漢八家之文窺見作者淵深旨趣誠僕之所大望於足下者至云欲得僕文以爲之程毋乃效顰笑於媸毋師揆正於拙工非唯無所得也適足令旁觀者之軒渠不止耳僕從事於文三十年矣言不足以載道名不足以成家譬之用兵者好野戰而無部伍行陳一以紀律繩之與兒戲何異乎雖

然僕亦有所不爲者三焉一曰故爲艱澁以托於古奧二曰摭拾浮艷以破壞法度三曰刻意規橅以失吾本眞故僕之爲文詞達即已矣不鄙俚不失體裁即已矣若夫醞釀之深厚剪裁之謹嚴字句之戛戛獨造其於古人尚望洋而未有津逮也足下之於駢體非徒工而已也借古語以申今情化塡塞以爲圓轉淸風流霞時出紙上亦可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乃責僕以不早規其溺惑是欲食熊掌者必棄其魚聞琴瑟者必毀其笙管可乎哉今夫之燕齊者或以車或以舟楫勢不能強而同之及其至也雖有遲速先後之不同其必不背馳而適乎閩越則一也駢體之病在於華靡要實自東京開之尚能泝流溯源由六

季而魏由魏而東西兩京雕飾既剗氣體自純雖先秦可幾也況下此者乎今足下既舍彼而就此矣則當盡去其故步如乘車者不得更載舟楫載舟楫者不得更乘車先意而後法先法而後言純而不雜歛而不馳於卓然成家也亦易易矣近時爲古文詞者唯同年友山陰章君學誠擇精語詳神明於法海內作者罕有其比足下以雅潔之才駸駸乎每變愈上則與之揚鑣而方駕者舍足下其誰僕雖不文幸得追躡其後狂奔盡氣屢躓不休雖邈不相及其亦庶幾有尺寸之進乎率意裁荅不盡欲言

小李將軍畫記

杭城天水橋東有梁庵規制朴陋一老僧以冶圃爲業牀

頭什襲藏二畫不示人亦不求售也余友嚴子遠亭因與僧狎嘗一見之云是唐小李將軍筆乾隆壬辰四月余強嚴同訪僧求觀僧初有難色嚴屢爲言始延入臥所掩關發視畫皆絹本微裂寬一尺六寸高二尺有奇一畫羅漢五百尊一畫天神亦數百長皆不盈寸各開生面無一肖似其冠履衣帶兜鍪鎧甲旌旗幢蓋之屬更精細無倫朱黃青紫爛然如新左有泥金小楷書一行但有年月無姓名畧一往復僧遽束卷藏諄諄戒爲人道余因詢之曰畫既不著姓名烏知爲小李將軍乎僧曰此吾師遺物也云相傳已數十世舊有唐宋諸名人題跋故知之後以重裝其題跋爲人竊去今僅有畫存耳余既幸且恨以得見畫

爲幸不得并見題跋爲可恨也今屈指又十七年矣遠亭久下世余復遠宦北方不知僧與畫尚如故否也因追記之冀好古之君子他日或再遇焉

夢游異泉記

嘉慶辛酉九月二十九日夜夢與人偕游至一處有大池廣十餘畮清澄見底池上環以長廊榜曰瑪瑙泉臨觀之次忽有一物浮出如今時越人盛酒甕泥封猶在肩上數篆字不甚可辨游泳水面如有鬐鬣久之遽沒不見其人曰此古得道者盛文字灰甕也千百年後不意靈怪乃爾余因拾片瓦畫壁上曰油油之泉深到於天神仙戲弄鞭驅此甕我欲奮鎚破甕揖灰其人驚拽余去曰奈何觸忤

神物遂復至一處前有堂三楹中榜六字曰山水淸音之泉字甚奇古傍有數小字不復能記憶從右側一門入隙地數弓中爲一井甃大圓石覆其上水平井口如鏡亦不溢涓滴試投以石有大聲發於水底良久乃已俯而窺之井中石幾塡其半云皆游者所投也因復畫其壁曰投石作聲如嘯如吟匪湘靈之鼓瑟豈師延之遺音題畢而出其人曰尚能游一泉乎詢何名乃以手畫掌曰壩址泉復強行二三里入一城市闤闠通周行人紛綸竟不識泉之所在正惆悵間已遽然而覺枕上歷歷至曉如在目前惜所謂壩址泉者不獲并窮其勝耳因書之以誌異

五硯齋文鈔卷五終

五硯齋文鈔卷六

仁和　沈赤然　韞山

卵鶴記

保定府爲畿輔都會所謂蓮花池者乃翠華西巡往來駐蹕之地亭榭樓花木掩映奧如曠如兼有其勝中畜數鶴甚馴臨風清唳翽翽不忘沖霄意乾隆壬寅余需次會城奉檄編纂通省古今碑刻及鄉賢名宦忠孝節烈事實送三通館設局蓮花池一日飯罷坐駐景樓下有鶴來伏庭際叱之不動約食頃始氄氄而起則草間闖然一卵在焉因笑曰使彭淵材見又奚奈何矣其大倍鵝卵殼上血斑凝結深淺錯雜如瑇瑁雖洗之不

滅聞人言食鶴卵者稀痘遂懷歸穴一孔瀉出黃白拋許蒸啖小兒女即製其殼為酒杯堅厚如瓷而輕每宴客出之傳飲以底銳不可置故入手輒釂余曰飲此中酒覺使人飄飄有凌虛想視銀之鑿落金之叵羅不差勝乎即名之曰卵觴未幾為人竊去至今猶恨惜之

豐潤縣畫扇記

豐潤縣在京東三百里又東為山海關朝鮮貢使往來必經常攜其國所產雜物隨在互市其聚頭扇式特異內地惟竿面黏紙大者長尺五六寸馬上舒之可以障日好事者仿其製而小之仍以其國之楮紙為面此豐潤扇之所由昉也初僅隨意繪花鳥山水人丕之畫既漸作界畫樓

閣寸人豆馬精細有法竹骨鏤嵌象牙別有專門他處不及也於是一扇之直至白金一二兩矣其扇號色片者采色繪也號金片者泥金繪也色片中有作百子百叟圖及鄭州會五百羅漢者其價尤昂紈袴子弟率持此相高又有所謂秘戲者惟豪奴惡少爲游娼倡優之用稍自愛者羞之嗚呼一扇之細其流弊遂至此極耶前二十餘年官是縣者始開端獻上游上游又轉遺京師貴人初歲費僅數百金已而索者益多獻者益數一歲漸增至數千金甚至書其花樣及每歲某官若干某闕若干之數於册前政以授後政稍不如法唯恐譴責之至於是業此者益居奇城內外列肆至數十價貴於民買則官又安得不困而府

庫又安得不虛耗乎余於丁未冬由南宮改令豐潤始有意革之蒙制使山左劉公方伯錢塘梁公深鑒此累即檄永遠停止因榜示通衢俾遠近咸悉不旬日扇肆之存者僅十之二三焉初余欲議革時咸謂由來久矣一旦革之祇取怨尤余曰省無名之費於公私有益奈何坐受其困卒請革之然非賢大吏如二公者其能成人之美若是乎不知後之人尚有議復之者否

穆素徽墓記

桐城縣郭外有土阜不甚高以常瘞於榛莽也故登者絕少乾隆丙申重九余友方孝廉春祺偕四五輩乘醉登眺適一人觸物而仆披荆審視他無所見唯一短碣斜出土

五六寸字畫不甚可辨遂更抉深尺許聚衆指爬剔之宛然穆素徽墓四字也相與嗟歎以爲奇遇明日具酒脯醱焉并爲剪除薙莽正其墓碣而還轉相傳述觀者紛繙不浹旬歌詩已盈帖矣余向謂穆素徽者特傳奇中之亡是公耳今則實有其人設不遇數君寧知培塿中尚有芳魂艷骨耶是烏可無記吾異時必訪方君於其鄉當爲吾集賦詩諸君子招致名優爲演袁籜庵西樓記數齣於墓次芳魂有知知必嫣然一咲也

異風記

余令南宮縣之三年歲乙巳二月十有四日薄暮怪風大作沙下如雨次日天曉頁久牕紙猶糢糊不甚了了啓帷

書履履已全沒沙中筍簏几案間率凝積三四寸出視庭院深可至厀不復能跬步是日城內外人家皆秉燭炊爨街巷無行迹凡一晝夜始稍稍開豁是時麥苗方出土四五寸出郭門望之唯黃沙漫漫而已然猶未足奇也後四月十日亭午余方坐石丈軒披閱案牘時皎日在天雲翳廓然忽一僮自外奔入曰怪風又至矣余叱其妄姑出戶窺之見黑雲如積鐵如堆墨自西北疾捲而來瞬息間已不辨五指乃與僮交扶入室如坐覆盆下耳畔隱隱但聞號哭聲俄而牕壁間忽作赤黑色慘淡疑非人世約兩飯頃始清明如故異哉是日途中人有悞入井者有墮坑塹折足者有沙土塞口鼻而悶絕仆地者詢之耆老皆云北

地固多風然民生以來曾未見此後有自京來者云良鄉以南盡然又月餘聞江淮間亦同時被風壞人船無算計其所經頃刻已數千里亦可畏也夫

大城縣廳壁記雹

予以乾隆庚戌三月二十日蒞大城縣任遭頻年水潦之後村落荒凉民氣凋喪雖二麥在田而春膏未降心甚憂之四月庚子率士民步禱於城北七里童子邨之關帝廟者三日越二日甲辰夜漏下二十刻狂飈陡作先雨後雹初僅如撒蓮芡久之則如桃李又久之如拳如瓊矣毀窗敗戶屋瓦盡碎室中相對不能辨語音至五更始止凌晨出視庭中厚積三尺許樹枝如沐凡鵞廐馬二鳥鵲死者

無數欷歔曰衛齋如此民田舍尚可問耶遂闢路登城四望平原數十里皚皚如雪不復見一寸青甫還坐廳事呼號而以災告者已數百人恶慰而遣之即日以其狀上大吏請議恤也是夜文安青縣任間河間滄州同時被雹而大城尤甚昔蘇子瞻去徐州詩曰窮人命分惡所至招災凶此無乃似之然又安知非余涖官無狀有以感召之乎故書之以誌吾愧云

銅雀瓦硯記

世傳銅雀瓦硯真者絕少余在豐潤時從兄鳳翔於德清農家得一枚不遠數千里寄示瓦色青黑所謂錫花雷斧鮮疵三者略具長九寸濶五寸厚一寸瓦頭微損中爲一

池而隆其中以磨壘惜流落失所隆處中復坳深如膌不適於用背有建安五三字漢隸也置水少許可四五日不涸嚴寒時以沸湯瀉池中輒先他硯冰其爲千年以上物無疑矣然銅雀臺乃建安十五年造今瓦背三字殊無文義何也潘君應椿最號博古因出此硯諮之潘君曰此初作樣瓦時悞書所棄者也既脫去十字下遂不復更書陶人因其已成遂燔之耳余深喜其說并記之以俟識者

七夕記夢

沈子行年五十有七作詩詩拙爲文文拙拙於語言拙於爲人之道或有時不自安於拙則其拙彌甚嘗喟然歎曰世人莫不巧巧顧獨遺我乎會七夕見家人除庭院設果

脯循穿鍼故事不覺心動亦肅衣冠拜默乞靈於雙星冀或有所遇是時天宇澄澈風露浩然兀坐前楹倦而假寐若有人叱之起曰天孫憐爾速跪受敎誡因出紙一幅讀之曰舍爾性情專爾塗澤雕蟲繡帨儷青配白是謂詩巧干口膾炙以多爲富以勦爲新衆賓號呶不見主人是謂文巧家弄戶珍吹令沸止噓使冰融求之蕩蕩系影捕風是謂言巧攸往有逢孟門在心雲雨在手或時而虎或時而狗是謂人巧有利无咎凡此四巧秘勿浪傳毋中道止毋見異遷行之漸久遂成自然旣叩首謝敎畢尚欲有所求其人行且笑曰猶以爲未足耶適蚊蚋嚼膚痛遂寤卽條其言燈下云

兒頵小傳

頵字擬之小名慶餘余仲子也兒時苦瘠弱雖就外傅程課恒不足於日年十五四子書外纔能讀二經又一年始稍知自奮會余亦引疾歸田遂自課凡五年六經及左氏傳始卒業更讀秦漢唐宋文數百篇唐人古今體詩數百首咸熟誦無忘失爲制義亦時時越繩墨然筆意恣肆跌宕初不似天欸者近體詩亦間有好句嘉慶二年丙辰年二十有一矣始補弟子員釋奠後卽逆婦大名府同知梁公鍾傑署中丁巳二月挈其婦來歸讀書益自刻厲余憐其弱也數休之而卒弗肯止戊午春夏間里中人多病疹欸五月七日四子頎疹九日三子頲疹又數日妻妾婢僕

相繼疹卒喉閉不能通飲食勢危甚每日方藥十數劑唯顥佐余稱量烹粉之以飲病者然惴惴焉已慮顥之將不免矣十七日傾歿又六日顥與次女同日疹又六日女幸免而顥復不治去傾之歿僅旬有三日耳方余之哭傾也顥侍側百端譬解余曰吾家四世止一身至余生若兄弟四方謂差慰目前今遽喪其一自茲以往家庭碎務悉付若夫婦吾不能復爲拽磨牛矣顥初以弗克荷辭强之再乃諾諾之之明日而病病六日而亡嗚呼痛哉顥天性篤實羣居見少年之佻達者澆漓者衣履之鮮華者心弗善也顧喜塗抹零牋賸紙書之無寸隙又私爲古文詞雖未合體裁頗善於發論使假之以年而充之以學力或尚有

可觀者焉初余長子殤後年三十二尚無子遇術者朱道人曰君今年十月當舉一女但於某日某時具酒脯紙錢臨水向東祭之臨蓐時愼勿令亥年生人入房當得男且壽是時余婦已有身三月初未嘗爲人告也益神其說如所教行之十月某日果生穎夫道人之術奇矣然從其言而穎生從其言而穎卒不免於夭豈其術有驗有不驗耶

說疾

疾之作恒乘人於不自知天下非可貪可樂之事皆不足以致疾卽致之亦未有不自知者也若夫嗜慾之不節便適之任情心思氣力之所誇尚當其時不自知也而異日之令我呻吟委頓而無可奈何者卽此貪樂之一刻致之

或不旋踵而發或遲之又久而發雖輕重生死之不同其不免於疾則一也平居旣不自知矣及其已疾宜可以悟又漫不追省其致此之由或從而諱之卽有能追省不諱者苟其疾幸不至於死則溺於所貪所樂也如故舉前此之呻吟委頓而無可如何者方諉諸適然之遭不知疾之復乘我於不自知者又將作矣更有甚者明知所貪所樂之足以苦我困我也或恃其年力之壯强或恃其稟質之充厚輒曰我必不致疾卽疾亦不懼於是恣其戕伐若開門之揖盜賊然一旦力不能支朝發則夕斃夕發則朝斃人徒怪其疾之暴也豈知其外强而中乾者已非一日乎然則疾之中於不自知者知之猶可爲疾之中於有所恃

者雖俞跗末如之何也已

說醫

不能早自攝衛而疾生則不得不用醫醫也者除疾者也非欲其增疾不能除而又增之尚得謂之醫乎雖然彼其心初未嘗欲增人之疾也特其術未工而急於自見不得不出於嘗試口之所宣非意之所解藥之所攻非病之所在無怪乎其除者少而增者多矣嗚呼此豈獨醫者之罪哉亦由用醫者之不自審擇有以致之也或曰舉世庸醫多而良醫少顧安所得不嘗試之人乎曰是誠不可以倉猝求也貴審之於無疾時審之如何必其人能知病所在不爭名不計利者是已之人也不必三折肱也不必業三

世也不必居乎都會而其門如市也試訪之於山林寂寞之區或者其有所遇歟

知廣宗縣事前薊州知州潘君墓誌銘

君諱應椿字皆山別字松心姓潘氏徽州歙縣人曾大父其蔚以義行稱于鄉事載縣志大父兆臣歲貢生考綸舉副榜第一生五子君其長也幼有至性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章輒廢書而泣塾師問之曰某第見爲可懼耳旣長能文章從遂安方先生粲如遊學益進補學官弟子年二十八舉乾隆己卯江南鄉試三赴禮部不利丙戌榜後詔選天下舉人之可任民社者君迫於祿養遂隨牒試吏畿輔初知宣化府之懷來縣釐身憂職舉措必本於寬大

縣故有石隄在和合口廢已久至是有言水利者議復之天子特命工部尚書裘公聿脩兩江總督高公晉往度可否君以和合口兩山夾峙嫣水桑乾洋河三水匯流其中勢甚漂疾而石隄正當其衝築之則水無所洩必溢溢滔陸爲民田廬害因先上書裘公娓娓數千言極陳其不可修者五旣臨視具如君言立罷奏上其議遂格尋改任豐潤豐潤於畿東爲大縣其士端謹好文君察篤天隱之暇卽召而課之拔其尤者若干人時與講說文字利病幷示以在懷來時所作訓士瑣言俾置座右衆因是得津逮先後掇高第去茲縣文風之變實自君始縣有荒地數千畝百餘年來貧民瘞葬其中無慮二百會奉檄開闢於法當

盡發露君韙然力請於上一抔之內咸置弗問餘則盡征之於是纍纍者遂免於鐇钁之厄既而秩滿當遷以憂去服闋用前能擢知安州未一歲改任蘄州盤山在州境內爲

車駕謁陵往來駐蹕之地歲乙巳君迎

鑾道側

天子素耳蘄牧賢顧而詢之奏對稱

旨將不次擢會他事削職責耕豐潤營田是時君去豐潤已八年矣邑之人聞君至扶老攜幼所過處以叫讙爲賀君行田之暇浚池秧花未嘗一日廢詩酒而穡事亦治期滿起知廣宗縣事時畿南隔并屢臻君在任七年勞於撫

字事或有不得施行者輒憂滿句日遂成肝膈之症卒官時年六十有七君爲人嚴氣正性不屑員圓委屈亦不爲剽稜詭激之行所交遊非端人魁士不顧也生平積書數萬卷悉手自是政詩古文詞追蹤唐賢躋其閫奧晚年益自然酷嗜古人法書名畫及金石文字自三代款識先秦兩漢下迄前朙凡經見者必錄其原文而繫跋於後共若干卷名之曰鍥鏤錄論者謂當與趙氏歐陽氏二書並傳君既歿家人貧不能成裝滯留彌年鬻其書之半始獲歸櫬夫人同縣吳氏女先君二年歿子二人燡奕甲皆國子監生女一人嫁縣學生吳曾與孫男二世祺世澤孫女四人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原奕甲以兄燡命來乞銘於沈赤

然以與君同仕畿輔以道合以文字交者今唯然獨存非然不足以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位不稱德既昌其文遇乃嗇大者介乎君子息

祭兒顥文

惟年月日將載顥柩歸殯於武林栖霞嶺之下薄具酒脯蔬果而爲文以告之曰嗚呼自汝之歿十有四旬嗒然元坐如夢中身汝硯固在汝書尚陳出入棖觸摧心傷神少妻病毋日撫汝柩隱泣長號忘其昏晝汝曾不聞如耳塞豆我不汝偕轉憎老壽十月巳酉將殯於杭山青水碧神仙之鄉祖庭徽幕匪車以航皆汝所歷某津某梁汝昔隨

宦舟跡萬里解組歸來命面提耳汝試童子送之者水汝北逆婦送之吳市曾幾何時乃送汝棺皤然一老影隻形單豈爲蟲臂抑爲鼠肝永不我念觀者感歎先人之兆相距不遠往依往隨無旦無晚春秋展謁歲再往反汝無憂飢杯羹盂飯匪速汝去此非汝居生存屋下死歸邱墟汝父汝毋終與汝俱酹此觴酒淚漬衣裾尚饗

祭仲青巘文

嗚呼我之交君始於甲寅匪因利結唯以道親濶略俗禮剗偽以真年齒雖異好如撫塵君時過我烹葵剪韭或盡一壺或傾三斗詩書之言醉不去口興盡即還無取濡首我或過君剝菱破柑對花浮白脫帽劇談拈題分詠藏閹

互探如量而止不聞裻醧更有素心汪陳二子如石引鍼如乳入水坐無車公心爲弗喜迭相主賓黜靡戒侈去歲夏五汪子病亡我哭其室君奠其堂人琴之感九廻於腸自茲雅集舉廢不常仲冬之望君忽意顧曳杖蹣跚如不勝步勉盡數觴欷嘘遲暮會天欲雪遂遵歸路此後旬日僅一詣君忽聞遘疾奔視慇慇良醫束手家人泯棼升號不復幽明永分君爲諸生有名庠序屢躓文場投筆遠舉爲諸侯客黔粵蜀楚裝滿橐中遂歸安處居雖近市不聞喧聲有花有石有琴有枰有子能讀有奴能畊明月入戶清風拂楹縱披者來君心大樂駔儈之至君氣頓索悠然而吟兀然而酌委質山林肯縻好爵交君七載怳如一朝

面不相譽退不相傈方期百歲攀提逍遥忽升學魄壽盡松喬來登其堂如聞謦欬及入其室咲言不再屑涕陳詞哀鬱五內靈兮有知受此沃酹於戲尚饗

書唐縣知縣伍君紹熺事

福建伍君紹熺乾隆辛丑榜後與余同揀發直隸有僕曹某本保定惡少窺伍需次旅邸資用恒乏之因謀措百金貸之相要以得官日任以司閽伍諸焉尋權知無極縣事曹恣權恣肆頗增官謗伍意殊不平交替後即償其前貸盡示以不復用也然未嘗誦言遣之故曹亦終不言去後數月伍補唐縣令就道之日諸僕各有使任而獨不及曹曹大恚疑伍弟某之軋己將甘心焉某急掩關避之曹撾戶

壽嘗併及其主時諸僕皆在外摒擋裝齎伍聞聲出叱責以前事曹益憤恨卽挺刃直前傍無救者遂中要害數處逾刻而殞曹旣就擒淸苑令王君故以諸酷刑苦之詞色自若磔之日猶笑而過市曰與諸君暫別二十年又一漢子矣嗚呼小人兇很無忌誠寸斬不足蔽辜而伍君之不慎於初不斷於後以自貽伊戚吾亦不能爲之諱也

書汪鳴鑾偶存草後

汪君鳴鑾旣歿之一月其孤學藻持詩文雜著數帙來稽顙而請曰此吾父之作也屬續前一日指此語小子曰吾讀書數十年不得寸進以攷生平攻苦盡在於是歿後必往求沈君擇其可存者使不與身俱亡其患大矣不肖敢

述遺命以請余泣然愛而許之汪君爲詩文有氣力又能磨以歲月罷精憊心豈徒冀掇一科第而已哉乃顛頓場屋卒賫志死於牖下抑何遇之嗇也迨夫日暮無聊始撿點故紙手自抄存將以求知我者於數十百年之後又不得當今所謂通人鉅公者而張之徒委諸一區區無足重輕之老友則君之志尤可悲矣既卒讀嚴繩而約取錄存其古今體詩及賦序雜著若干首仍以其所未錄者付其家藏之蓋不敢阿私所好覔於去留以負吾良友彌留時般般付託之意耳向嘗欲彙生平二三文字至交所錄寄詶贈諸作分爲數卷序而付之梓人以貧故未果過此以往苟得閒錢六七萬便當并此鏤之雖不足以傳君而區

匧之意庶有以報君地下矣

跋明人遺墨後

右明人墨跡五冊自李東陽吳寬至周宗建萬壽祺凡六十八家為紙一百二十有一太半皆交遊親串慶弔問訊請託瑣屑之語少者三四行多或至數百字要非作意為之故天機逸趣滿紙爛然乾隆癸卯余以重價購之睢州王氏王氏得之商邱宋尚書牧仲家蓋其巡撫江南時所蒐輯故吳中名人獨多冊首明賢遺墨四大字為客山尹鋑書外籤題曰和松庵珍賞和松庵尚書西陂別業中之菴也見朱彝尊西陂記冊高若干寸廣若干寸裝以青地白文之錦中外皆完好余歸田以來五硯之外此亦長物

每啜茗展硯如聚諸賢一室中風飔雪案忘其寂寥因慨尚書名位之崇嗜好之篤不知歷幾何時始裒然而萃界之纔百數十年已兩易其主況余老且貧安保二三十年中不更爲他人有乎聊識之册尾以示後之得者嘉慶四年仲冬八日五硯居士跋

書歐陽詢草書千文楷書九歌搨本後

潘松心應椿令豐潤時其城中鹽肆改築堵墻於其下得兩石碑松心酷嗜金石文字聞而往觀一草書千文一楷書九歌並歐陽率更筆字畫尚完好惟千文缺前半三百五十九字蓋別有一石也搜掘其旁卒無所得遂舁置衙齋摹搨數百本徧貽知交後數年余由南宮改令豐潤碑

石已爲松心載歸歙縣急作書索其榻本視之楷書九歌道勁秀拔歐書中當推第一草書千文信如旱龍毚兎之評足令智永涕流懷素北面拔唐人書不著於錄者多矣此兩種不知刻自何代毀於何時向非攺築壞堵終不得出於土出土矣不遇好古如潘君終不得流傳人間乃歎神物顯晦自有定數惜缺而不全延津合并又在何日乎

趙伯駒清明上河圖卷跋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摹寫汴京盛時景物擅絕當代眞蹟已不可見矣余家所藏爲趙千里伯駒臨本絹長二丈許完好未裂卷首有趙松雪文衡山小印後有歐陽元楊泰等題跋其中山水城市九流百工樓閣車船以及牛馬

驢犬戈矛旗幟之屬莫不精細入神嘗示賞鑒家皆以爲非千里不能有此精妙後在一顯要家談次亦出一伯駒臨本相示設色布置判然兩手乃知眞贋固不容淆也

五硯齋文鈔卷六終

仁和　沈赤然　韞山

石首魚賦

爾其大網橫流長筒插水聲駭雷鳴光驚夜視卜符槐豆既千百以爲羣來値楝花無小大而咸美時則籃排黃尾柳貫朱腮賣無定價稱不論枚獻新輒先供甲第數見亦下飽輿儓入卵蒜而腥去和蓴絲而味佳一粒爭嘗明珠在口全身倒擘雪肉成堆啖可兼夫數器飲必佐之一杯已而罷箸空盤析骸滿地拾魫石之晶瑩類獸牙之堅利倩行酒以代籌置燒灰而吹鼻又或煎膘爲膠賚工成器昵不能方色還若餌洵茲鱗之用宏匪厥形之徒異及夫

實鹽腹裏曝日庭中畏風惡溼貴白賤紅美下箸魚創爲鮝字瓜消成水奇助醫功誠無媿菩薩之佳號亦何怪齋廚之常充乎若夫化作冠凫變來鸚鵡此物理之難知曾何人之目睹但使食供頓頓願托迹於海濱如其來果源源請往從乎漁父歌曰梅熟兮魚來網張兮恢恢金鱗耀日兮鸕溟開魚來兮網師喜網師喜兮前魚死後魚鄰鄰兮未有止

愁賦

愁自誰邊來從何許多則千重少還一縷亂縈心緒非九地所能埋牢著眉端豈重門之所禁遮使詩吟平子賦草陳王思故邦而屈原魂斷聽鳴笳而蔡女心傷庾開府欲

燒無物白太傅斷節難防書著虞卿銷筆頭之歲月枕高王績尋醉裏之家鄉若夫種在情田喚來春草賭花月而欷歔聞箏琶而懊惱腰間之繡帶常寬鏡內之紅顏易老畫成八字問示何人緘却千端寄從遠道此中鬱鬱只容半寸燈知個裏棼棼難倩一條帚掃於是形同失魄狀類病酲入夜則添隨階雨當秋則催到蟲聲臥不成眠疑鋪裀爲芒刺食恒忘味等雀臛於藜羹此何異春蠶之自縈於厚繭而孤軍之坐困於堅城也然而萬境皆空百年易盡雞蟲之得失何常魚鳥之升沉有命況乎好事多乖貧居非病眞樂自在性天逸興恒生遊詠曾無買處何須論斛量來即有推時便遣一壺洗淨

勇於敢則殺論

天下足以殺身之事多爲於懸不畏死之人惟不畏死故勇於敢也勇於敢故人得而殺之矣夫虎豹雖猛不遊城蛟鱷雖悍不登陸非忘食也特不敢耳苟不計禍福求快其貪饕賊害之意則人必食其肉而寢其皮矣豈人殺之哉亦其勇於敢之一念自殺之也嘗見人之於水火也使之入不敢入於鴆酒堇汁也使之嘗不敢嘗何也彼誠知水火鴆酒堇汁之足以殺人也知水火鴆酒堇汁之足以殺人而不知天下事之更有烈於水火鴆酒堇汁者何限乃不敢於此而敢於彼不勇於敢於此而勇於敢於彼故小之爲劫盜爲凶人大之爲叛臣爲賊子不旋踵而誅磔

菹醢亦隨之矣夫天下之敢於爲刼盜凶人叛臣賊子者代不乏人然往往有臨時蓄縮而不敢發爲桀驁殘忍者所訕笑蓋其初雖敢而竟亦不能勇於敢也唯不勇於敢故倖免者常多唯勇於敢故全身者十不得一彼見蓄縮而訕笑之者正勇於敢者也豈唯此爲然哉不見夫古來之爲國家布新政發大難者乎恃其小材私智以求逞一時之意流其毒於朝野後世而不顧一旦敗壞不可收拾非身受刑誅卽仰藥伏劍爲犬馬之決嗚呼豈非亦愚者勇於敢之一念致之耶而悔之已無及矣

吳瓶谷詩集序

余旣僑居新市交遊益寡間與啣杯拈韻者自仲青嚴陳

蘭皋汪杏園家雪樵而外絕無其人嘉慶戊午冬始獲友
范君讓水吳君語石二君皆杭人適假館茲土因與訂交
相見各恨晚自是密邇常調情意篤摯長篇短什迭相唱
詶初不以塵市喧湫溷也後二年語石手其尊甫瓶谷先
生遺詩若干卷示余讀之其音和以平所謂叫嘂而詭怪
者無有也其志廉以潔所謂燕濫而無檢者無有也然後
知語石之詩之工其得之於家學者深矣先生弱冠即隨
宦蜀中於山見峨眉青城玉壘大劍之奇於水見岷沱巴
渝嘉陵桔柏之險及遊京師又見皇居城郭衣冠人物之
壯麗而繁盛中年倦遊輒扁舟往來苕霅間遇一邱一壑
下至漁郎蠏舍桑田麥壠之可以資為詩者靡所不遊靡

所不悉故能囊括萬有賦景言情沛然而出諸體中五言律尤佳其蜀中諸作高渾頗似少陵殆所謂不煩繩削而合者乎今語石將雕先生詩謬屬余删定因掇其尤者五百七十三篇序而歸之且示范君以爲何如也若夫侔色揣稱定其所詣請更俟世之精於詩者

篋存集序

爲詩之道有三一曰抒寫性情二曰字句質朴三曰寄託諷諭而已不如此不足以言詩乃今之爲詩者多矣父以詔子師以詔弟習聞乎此言者亦多矣及觀所爲詩其背馳者無論已卽能傷緣前言若舟行者之瞻斗望極而終不免於趨邪逕者何也葢有以快口流便爲抒寫性情者

矣以鄙俚粗俗爲質朴以科諢訐直爲諷諭寄託者矣閱未終篇倦而思臥反不若耑事塗澤呑剝撏撦骫骳悅衆者之猶足令輇材小生之從風而靡無怪乎去古人之日遠而大雅之不復作也夫快口流便之病由於率易當治之以老成俚鄙粗俗之病由於固陋當治之以古雅科諢訐直之病由於無蘊藉當治之以深婉而和平然不可蹴而幾也非博涉乎百氏之籍則枵腹無以爲資非涵泳吟諷乎古人之詩則無以得其意言音節非神志專一日鍛月琢則無以簡鍊而純粹此之不能徒恃一已之聰明爛熳放筆是何異卻走而求及於前人耶同姓弟鑣弱歲即工詩一以陶冶性靈爲主避藻繢如湯火又能借題寄慨

無軟美隨俗之作故其佳者多卓然可傳然所作既多不自持擇往往有如前所云者甚足爲全璧疵也頃因閱其所著篋存草裏爲點定汰其不必存者若干首并以余之所論詩者書其端而歸之俾仍弆篋中異日試復取視之或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五硯齋雜志序

夫天下大矣凡仙佛神鬼精靈變幻一切可驚可愕之事不必盡出於昔人之書也人情之善惡風俗之澆淳與夫一言一事之可以廣見聞而資談柄者又不必盡同於昔人所云也昔人不及見而今人見之昔人不及聞而今人聞之然則昔人之所不及記而今人記之亦何不可乎獨

怪今之喜爲小說者有臆撰鬼神荒誕之事以駭聽聞者矣有妄造奇說譏諷自恣以詆時罵世者矣故每一編出售者居奇購者逐臭而輇材諷說之徒轉相慕傚遂無一言之及於義其爲口舌之毒可勝言哉然則爲此書者奈何必也徵事不失之誣措辭必爾於雅毋貪多以爲富毋附會以求新雖無裨於身心學問之大庶幾與世之臆撰妄造而爲人心風俗害者有間矣余自少壯至老積有見聞著述之餘間亦及此久之得雜志若干卷其非身遇而目擊者則不書非聞之先人及當世端人朴友其所身遇而目擊者則不書蓋兢兢焉唯恐人之以臆撰妄造疑我且罪我也然藏之破篋中將廿年矣有請付之剞劂氏者

輙笑謝之葢又知必不能如臆撰妄造者之足令人居奇而逐臭也姑留以供委巷之好夜談者

兩漢書語偶序

嘉慶甲子夏梅雨帀月河水酒陸既不能詣人人亦無過者終日課兩兒子讀書外惟枕經高臥百慮紛來思有以驅除之乃默憶前後漢書中語可屬對者僅得一百餘聯外此不復省記更取兩書臥而閱之續得若干條遂錄爲三卷名之曰兩漢書語偶雖事同兒戲然藉以掃愁幷得重閱兩書一過不差勝於博奕者乎

讀書續筆序

余前著讀書隨筆十卷巳爲門人胡子宗溥元杲輩付梓

說今年夏壽暑困人眠食都廢因思老子靜勝熱之語復綴輯臆說爲續筆六卷比削稿而新涼已薦爽矣昔洪文敏公著容齋五筆六十餘卷凡歷四十載而後成故其議論之辨正考據之精詳有裨後人甚大今余前後僅年餘卽得十六卷其爲淺陋可笑雖愛我者不能諱也因友人慫恿續雕姑與前書同供世之覆醬瓿者嘉慶乙丑九月朔梅邨居士自序

與邱甥文瀾書

今之讀書者爲科名而已矣遂有鋭刃不頓唾手而得之者有昏傭齒落而卒賷志以歿者則此中又有命焉然命不可預知也使得失利鈍之數各先了然於心將天下之

讀書者必皆掇巍科高第之人餘盡可舍業而嬉矣唯命不可知始各專攻於此以期其必雠於是一舉而得者有之再舉而得者有之或累十數舉而竟不得者有之夫然後知命之不齊而得與不得之必不可強也夫命必至是而始知然則不可知之前使皆委得失於命束書而焚硯以俟司文柄者之暗中摸索可乎哉雖然亦有勢不得不如是者蓋天下富人少而貧人多一迫於室乏則不能不易計既易計卽不能兩顧而兼營其進取之心固未忘也值三年秋試亦強隨七八千人入矮屋中搜索其枯腸枵腹而出之以冀或遂其僥倖之想迨榜放無名乃咨嗟潸泗而委咎於命是何異卻走而求及前人乃遷怒於其足

之不已耶夫必待富而後下帷則終身無下帷之日必待閒而後開卷則畢世無開卷之時此昔人之所以約繩而讀書握卷而升屋也予嘗六試禮部矣屢偕得而復失人咸爲之不平予初亦以命自解由今思之未嘗不悔蠹者之飢驅四方而揣摩簡練之猶未至耳今子樂從予遊秉穎敏之資又謙抑而好學人方以遠到期之比累於生計漸與文史筆硯疏甚恐其日益荒落而將委咎於命也故爲是書以遺之能復專精於詩書善矣即不然而分每日之半以溫理故業不猶愈於已乎且讀書豈徒爲科名計哉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荀子曰人之於學也猶玉之於琢磨莊子曰好學爲福也猶鳥之有羽翼然則人胸中何

可一日無古今澆灌之哉科名其末事耳命之違則爲狀元爲宰相命之窮則老於牖下簞食瓢飲以待盡其不可不學則一也蓋得失利鈍人不能與命爭若將休而不敢休將臥而不敢臥又豈命之所得主哉況抱美質期遠到如子而遽以空乏易計甚可惜也

凌虛仙記

嘉慶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以事至練溪館於孫氏是夕孫氏觴余且徵它客有休寧吳生者亦與焉酒酣謂余曰僕有小技請爲先生奏之衆咸欣然曰是所數求之而終恡不許者今乃肎爲先生懽幸甚幸甚吳生笑而起探懷中出尺許美人視之以通草爲首眉目口鼻鬢髮悉具然覓

體無質幹唯腰以上實以燈芯二寸許碧衣紅袴軟薄可卷下以線綴二朱履大纔如戎菽不足以植體也因從主人索聚頭扇一柄臥小人其上書三符置兩楹間戟手禹步口囁嚅不可辨徐舉扇簸之小人即起立復屈膝斂袵向人環拜拜已去扇立地上折盤作天魔舞長袖飄纚朱屣躡蹀極嬋娟此豸之態乃更以扇披拂其旁頓去地寸許淩虛而步高至六七尺不墜良久又冉冉下是時吳生已棄扇立門外如是升降者約飯頃始復以扇承之斂袵環拜如前吳生乃叱之曰先生倦毋久慁也應聲而仆衆益歎詫余亦密叩其術矣自此狡獪不足爲先生道也余因號之曰淩虛仙聞吳生幻術尚多惜迫於歸櫂不獲盡

試其技縫窗無事姑書之示好異者

鳩來巢說

癸亥之夏方課徑書臥堂上見庭桂集雙鵓鳩良久不去已而下行階除啣薪啄草置樹葉茂密處將搆以爲巢聞人履聲輒驚飛止屋角尋復投樹經營日晡不息卽而視之所架材已悉落於地明日又來拮据如故閱數日竟無成功相與悲鳴而去仲子顧笑曰鳩不能爲巢今益信然舍成巢不居徒勞其心力於無益之地之二鳩者其拙之又拙者乎余曰爾笑其拙吾憐其窮夫彼豈不知居成巢之爲逸樂哉顧鳥各有託安所皆得成巢而居之成巢不可得則必自謀一旦夕卵育之所者曰吾固非能綢繆牖

戶者也吾固非能憂漂搖風雨者也茍可爲數旬之庇以乳哺吾諸雛長足矣餘何計焉故今日不成明日爲之明日不成則後日又爲之力益瘁而智益昏智益昏而情益迫口拮据矣羽譙譙矣乃始恨徒勞而無功曾不若幙上之燕葭顛之鳥尚得旦夕以托足焉亦可哀矣豈唯鳩爲然哉余自辛亥去官歸里欲買宅仍居杭州守先人墳墓不可得欲尋昔年與吳穀人卜築西溪之約又不可得不得已購屋十餘間於新市已而又鬻之談氏僦里中容舍居之嗟乎寸心營營者十有餘載年愈老家愈貧而武林耆舊間不知誰是吾一椽一棟其拙爲何如哉汝方笑鳩安知鳩不笑汝父汝既笑鳩安知汝不并笑汝父余故以

自憐者憐鳩而不知鳩之亦憐余否也

吳先生傳

吳先生諱鳳鳴字帝格先世歙縣人大父某以鹽筴起家遂居杭之仁和先生幼時值家中落讀書又不甚慧年十三一經尚未卒業隣有方叟者得僧耳之傳垂老無所授因謂先生父曰賢郎雖童穉筋骨秀出於衆盍以吾道敎之父喜諾於是晝赴外塾習句讀夜就方叟學弈心志開悟有如夙嫺不逾年盡得其妙是時王總兵大倫方在行伍以驍勇魁其曹嘗取椀許巖松木橫置兩石間手落處輒分爲二見者咋舌一日款門求對搏先生故侏儒年又穉王見之笑曰若迎風偃負風伏寧敵吾一指耶先生曰

姑試之四臂乍交王郎狂叫倒躍出門外汗涔涔如雨視其臂三寸許作青黑色驚曰何物小兒有此鐵手脫非吾臂斷矣自是鐵小兒之名噪甚而先生弗善也讀書益刻厲年二十五始補弟子員爲文章寢食金陳尤長於理題肄業正誼崇文兩書院朔望課輒第一故文名復藉藉尋遊學山左陽穀令某延爲館師適侍衞馬姓者假歸就令飲酒中令盛稱先生名馬意殊蔑如也強請角技不獲已許之馬體幹雄偉力能搏猛虎座上客還顧先生益肩肩細小咸笑其不自量既交手馬則奎踽盤桓如獅搏象兔用全力先生則骨騰肉飛如猿猱之掉希間諜然一聲馬已仆地良久乃言曰美哉技乎願請受爲弟子因問師力

可勝幾許鈞曰吾力不能勝五斗米然能借人力為我用避其重搗其虛入其中游其外張勢以眩之順勢以顛之向之所以勝君者卽此道也又曰力不在大貴乎能運運之掌在掌運之指在指卽運之尻背踵趾亦莫不然意到氣隨四應無礙若是者可心領而不可言傳也馬因留信宿粗得其概別去已而南闈屢躓束裝遊京師京師冠蓋多覩席故交相與游揚之諸貴人皆以一見為快凡兩試北闈皆報罷遂歸息里門為童子師多所造就里中有牛姓者以氣力漁食閭里人目之為牛大王一日立菜市橋上屈其一足謂往來者曰能撼搖我者過否則人奉十錢為而翁一醉賓適先生從橋下來遽攝其一指投之數武

外牛逡巡縮首去自是斂迹不復敢如曩時浙江之濤八月爲最杭人輒傾城往觀先生嘗與數友俱一朱姓者頎而肥獨臨水次立濤水擣毀其下岸忽崩朱亦隨墮先生適立其後急引手俯提之倒躍七八尺許身輕如鳥顏不爲變前所止處已盡陷隨流而去其師茹芝先生歎曰若吳君者可謂神勇矣乾隆己卯始館於吾家凡五年程課嚴密講說精細余受益滋多每夜分輟讀問授以騰躍撲攫之法憎孱弱不能竟其傳余家有葭莩親何姓者能舉三百觔石白橋上行一日同飯罷謂先生曰人皆言足下勇某不信也今立此能稍卻我咫尺否先生笑曰試又一牛大王耶雖然可取一蒲團來捧之護汝心何強從之舉

掌一拍已兩足離地尺許擲出十餘步外并折一門扇倒焉怠提之曰起起非蒲團汝死矣先生外貌恂恂如懦夫及遇不平事雖斬頭穴胸不顧浙中舊例凡鹺商後人貧乏不振者衆商別有捐款皆按季給薪水費名曰掣規自長安巡撫浙江始議裁自潤於是連名哀訴者凡數百人皆不許先生憤甚獨懷牒往偵其外歸攔輿前投之伍伯鞭棰交下先生乃以一手挾輿一手麾十餘人踣地大呼曰巡撫無恥欲絕吾輩命以公項充私橐尚不容一訴耶是時觀者數千人塡塞儀從閒長君甚窘輿夫迷行而入入者悉力不能移寸步始佯爲好言曰准汝狀復汝項先生始釋手退旣入署傳令大索先生方入肆薙髮畢從容

詣轅門曰吾戴吾頭來矣何索爲長欲以率衆鼓噪致先生於理會前下車時觀風書院先生名第一有以此爲緩頰者乃得釋并復其所裁迄今數十年如故皆先生之力也既老無所遇惡取生平所爲文火之曰花樣不同矣安用留此誤後生又自彈其十指曰大好手後世誰道我者年七十殁於家先生尤精手談與杭太史世駿趙副憲佑余明府昂霄終日對枰不倦嘗自評曰吾圍棊第一拳捷第二文不足道也同時無賴子則有金鶴神蔡鐵頭余鐵臂飛過海小白龍高千觔張八百等皆以趫卞橫里中但語之曰莫相欺餓矣知卽神藥氣弛而去亦治痙雎之礦石也

論曰先生歿後垂三十年杭之人談拳勇者至今尚津津不去口而獨不及於文則自焚其文也宜哉然先生自評圍棊第一人亦無道之者豈所好在此而不在彼耶